書古文疏證辨正

尚書古文疏證辨正自序

國朝尚書之學始於閻百詩徵君自疏證書出而古文孔傳之僞如秦越人洞見五臟癥結使學者不爲僞書所惑厥功甚偉惟徵君生當　國初其時漢學方萌芽於古今文家法未盡瞭然亦間惑於先入之言多引宋人臆說詆斥古義有僞孔本不誤而徵君以爲誤者非特無以服僞孔之心且恐左袒僞孔者將有以藉口徵君嘗駁朱子集注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徇先儒而俾聖賢之旨終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余竊居罪之小者而已錫瑞學識淺陋奚敢觝排前哲顧嘗謂徵君能辨古文孔傳之僞而未識今文尚書之眞疏證一書向有重名治尚書者奉爲圭臬不爲辨正恐疑誤後學乃竊比於徵君之駁朱注

而自居於罪之小者焉山陽丁儉卿尙書餘論嘗辨正數條茲

具列之而質所未備其精塙者不贅一詞義有未安妄加籖記

不知葢闕請俟異日善化皮錫瑞

尚書古文疏證辨正

思賢講舍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㠯今文字讀之因㠯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王傳魯共王壞孔子宅欲㠯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

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
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注解皆是物也
辨曰徵君之言是也而尚有未盡者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
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
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馬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之
塙證也漆書止一卷非完書杜林得之即能傳古文尚書者
漢書藝文志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
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志
列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又杜鄴傳曰鄴子
林清靜好古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後
漢書杜林傳曰林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是林精小學兼通經

學其於古文尚書必先通曉後乃得漆書耳孔壁古文藏中
祕外人苦不得見新莽之亂或散民閒西州漆書疑即中祕
散佚者書雖止一卷精小學者得此即可以考正文字杜林
所傳古文尚書其本必較他本爲善故賈逵傳其父徽古文
尚書乃不用其父之本而用林本爲之作訓正以其得漆書
校正之故也林本無訓解訓解始於賈逵衛宏而遞傳於馬
鄭馬鄭古文孔穎達以爲出於張霸固非以爲即是孔壁眞
本亦未是孔氏古文眞本自在中祕此當是副本傳於民閒
而杜林嘗用漆書校正者耳
按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惟論衡所載其說互異其正說篇云
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

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愚謂成帝時校理秘書正劉向劉歆父子及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親見古文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乎劉則云十六篇逸班則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論衡或得於傳聞傳聞之與親見固難並論也且云武帝使使者取視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此何據也

辨曰微君所引論衡其前尚有數行未引亦未及辨明其說曰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

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案仲任所說與史記漢書皆乖異景帝時晁錯已大用何暇使受尙書伏生敎於齊魯之閒本祇二十九篇非因老死不竟兒寬受書於歐陽生孔安國非受之於鼂錯河內女子發老屋在武帝時非宣帝史記言伏生敎於齊魯卽有二十九篇何待發老屋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哉此皆徵君未及辨者至疑武帝取覩不云安國獻之則尙有說兒寬爲御史大夫以太初二年薨閱三年爲天漢元年武帝或因寬言安國有古文尙書乃使使者取覩其時安國已卒而其家獻之亦未可知也

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尙書序所謂逸

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雖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譙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

辨曰馬融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衛賈馬鄭所注古文尚書仍止二十九篇之文增太誓三篇耳其餘逸篇並無訓解故尚書正義曰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曰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諸君皆不爲逸篇作注徵君引季長之言又云孔氏一家之學粲然試不別白似衛賈馬鄭於古文逸篇亦有注者

恐疑誤後學不可不辨王肅曾著古文尚書注見正義釋文
所引僞古文別出舜典卽用王肅注此云王肅撰著兼古文
尚書亦誤蓋徵君專據孔疏之說以馬鄭王所注尚書皆爲
今文惟僞孔增多者爲古文不知馬鄭王亦是古文惟歐陽
夏侯三家是今文故其書於分別今古文處多不了了也
又按馮班定遠常熟錢氏之門人也謂顏注伏生傳晁錯往受
書事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爲妄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伏
生所傳者又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
篇以敎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
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
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

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
皆是伏生親傳非鼂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
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
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
何至鼂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某曾身至潛
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可知何至言語不
相通耶衛宏且勿論顏注漢書號爲班氏忠臣亦贅列斯語疑
誤至今殊可怪耳
又按梅氏鷟亦謂吳才老云伏生得於既耄之後爲失考朱子
於古文言壁藏今文則言晤記亦是受枚人之欺論正與定遠
合葢漢定伏生即求其書以教於齊魯之間不待孝文時始能

生未耄也今文二十八篇亦從屋壁得之手授之其人非待鼂
錯來始背誦衛宏說妄也凡此等皆遺勝先儒者又按書大序
云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亦是魏晉間衛宏使
女傳言教錯之說盛行故撰序者採入而不覺其於史文相背
劉歆有書號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
其書見在豈口授云乎哉

辨曰徵君引馮梅之說善矣而未盡也後漢書儒林傳曰衛
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古文尚書有訓
解實始於宏鄭君書贊云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敘衛
於賈馬之前亦是其證衛說今不傳攷帝王世紀曰帝摯之
母於四人之中其班最下而摯年兄弟最長故得登帝位封

異母弟放勳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故輭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羣臣造唐朝而致禪因委至心願爲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爲高辛氏事不經見漢故議郎東海衞宏所傳云爾案此事近廢立疑非其實古書皆不經見而獨傳於敬仲則古文異說疑多敬仲所揑敬仲序訓伏生言不可曉益誣今文以扶古文安知後有王肅即本序意作僞古文而衞賈馬鄭之書皆廢則敬仲之誣今文亦奚益哉

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朝傳庸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王莽時立於學官璜惲皆貴顯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

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於兒寬一傳於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載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後歸京師出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

辨曰此攷古文之傳有四甚塙而都尉朝以下惟桑欽禹貢古文說畧見於漢志說文賈逵之說畧見於說文五經異義

其他皆無可徵兒寬所傳並在三家今文說中孔氏世傳古文尙書不過守此孤本傳爲世學其書亦無訓解漢書孔光傳云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尙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尙書事大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儒林傳云孔霸孔光習大夏侯尙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案漢儒最重家法歐陽生至歆八世皆治歐陽尙書霸乃安國從孫如安國古文有師說霸豈得舍而事夏侯霸與光父子且以夏侯學名孔氏無古文傳注可知班孟堅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史記以旋機爲北斗與大傳云北極不同以南嶽爲衡山與今文說霍山不同以禹錫元

圭爲帝錫與緯書言天錫不同微子奔周殷本紀與宋世家
有兩說或一爲古文說洪範思曰睿不作思曰容又以箕子
陳範乃封朝鮮與大傳箕子封朝鮮來朝乃陳洪範不同魯
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金縢古文家說似同而論衡以
爲管蔡流言時魯世家以爲反政之後亦不盡合古文說之
可攷者不過如此予常疑漢時今文家有師說古文家無師
說非止尙書一經後漢儒林傳云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
未有名家漢書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
故而已儒林傳云費氏治易無章句蓋自毛詩以外古文家
師說皆起於東漢之後漢藝文志有尙書古文經而無傳近
人皆知孔傳之僞而又疑馬鄭古文說皆本於孔安國是知

二五而不知十也鄭君自謂淵源安國亦古文家裝飾門面之言耳此徵君所未及者更詳辨之

按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實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

得爲瑣瑣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於安國而夭之乎頗不可解又安國大序謂得壁中書悉上送官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採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於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蓋僞作此書者知兩漢祕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並出訓傳不得不遷就傅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辨曰謂有巫蠱未及施行本於劉歆移太常博士文以今攷之不特僞序之說謬即劉歆之說亦謬也天漢四年又太始四年征和二年乃有巫蠱之難立學非難事此數年中何不

施行巫蠱之後至歆移書時又將百年何以猶不施行所以不施行者安國古文本無訓解逸十六篇更無師說不便學者誦習非因巫蠱之故其託於巫蠱者乃歆諱言其無說解而自爲說解也歆傳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此諸經惟毛詩有師說若左氏則歆傳明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左氏有章句實始於歆則古文尚書之有說解亦當始於歆今其書雖不傳然以諸書所引攷之如以六宗爲乾坤六子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父師爲箕子文王受命爲九年觀兵爲十一年克殷爲十三年皆與今文家說不同是其明證蓋歆之意

欲以一人之新說盡廢十四博士之顓門與王安石作三經新義頒之學官正是一意歆又云皆有徵驗外內相應歆意尤重在左氏春秋特以孤經少與恐人不聽乃引古文尚書逸禮毛詩與相應和又引在下之庸生諸人以扶其說歆爲國師王璜塗惲等皆顯貴則傳古文者乃曲學阿世之士豈眞能扶微學者哉王肅僞造古文孔傳又僞造家語孔叢論語孝經注以相應證正祖歆之故智徵君能辨僞序之謬未辨歆說之謬且謂歆所建立甚正蓋亦由爲古文所歷而未及深攷耳

又按史記漢書儒林傳似孔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尚書而通之其爲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蓋祿利之路然

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孔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頗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旣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繫寬於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兒寬余偶因之未暇改正云

辨曰微君之說猶有未盡史記儒林傳曰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漢書儒林傳曰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據史記漢書則寬兼通伏孔今古之學三家又皆出於寬此西漢今古文本同一家之明證也漢

之博士皆傳今文安國亦必以今文教授然史記云兒寬既通尙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則似寬以所得於歐陽者爲未足聞安國有古文學欲更受之不然寬專習今文則安國所學亦當與歐陽無異寬既通歐陽尙書矣何必更受業安國帶經誦習如是之勤哉安國以古文尙書起其家意必有校刊訂正之語於今古文多寡異同處或繫以說此之謂古文說其古文與今文同者其訓解必仍同今文斷不盡易今文之說若馬鄭之紛紛也兒寬受之以傳於歐陽夏侯則安國古文說已並在三家今文說中後之異於三家而託之安國者可不攻自破矣

按鄭康成註書後無復有言古文者惟王肅註書序於汨作九

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肅曾見古文但未有註釋耳或
肅因馬融鄭康成之所逸者亦從而逸之不必見古文亦未可
知獨孔穎達謂肅始竊見梅氏之書其註尚書多是孔傳疑肅
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釋文云王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
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則大可笑也王肅魏人孔傳出
於魏晉之間後於王肅傳注相同者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
辨曰僞孔傳出王肅近人已有定論丁晏尚書餘論辨之尤
晰然則王孔是一人孔沖遠謂王竊孔固失之微君謂孔竊
王亦未爲得也
又按舊唐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卷王肅注新唐書藝文志鄭
康成注古文尚書九卷然則沿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猶傳乎余

曰否孔疏云賈逵馬鄭所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所傳正同但經字多異如堯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爲柳谷之類是也愚意此王肅鄭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故謂之古文尚書亦猶唐有今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何以謂之今文葢唐明皇不喜古文詔集賢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而孔書亦復因之而一變矣嘗思書藏屋壁之中純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始易以隸然猶古隸並存孔穎達所謂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大序云隸古定是也至天寶三載始詔改定凡不合於開元文字者則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即兩漢來所傳之隸書亦多浸失由是字既舛譌書復簡陋久假不歸積習成俗此又論古今經學

者之所掩卷而三歎也

辨曰古文今文之別是文字不同伏生書初出屋壁亦是古文以其不便流傳乃易今文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如今之繙譯本其正文仍用古字故謂之古文古人之書皆口授手鈔今文傳習既多不免譌俗今所傳熹平石經及兩漢碑文其字不盡合於六書是其明證東漢諸儒自杜林以至許鄭皆精小學故皆輕視今文謂之俗儒然今文師承最古其字雖俗其說不誤古文則本無說解當時若以古文正今文俗字說解仍用三家兼取其長斯爲盡善而漢時今古文家相疾如仇衛賈馬鄭遂以古文壓今文並其說解亦盡易之究其所爲新說不過多引周禮如六宗六卿冕服十二章以周

制解唐虞既非塙詁他如高宗肜日之豐祀微子之告箕子比干金縢之避居亦皆不如舊說之安乃馬氏詆三家爲俗儒鄭君疾歐陽之蔽冒馬鄭之說既盛三家漸衰以至於亡其後僞孔書行乃並馬鄭亦亡徵君但以馬鄭古文之亡爲可惜不知三家今文之亡尤可惜也葢文字之譌猶可攷證說解一誤經何由明此尤論經學者之所掩卷而三歎矣

漢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於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馬融鄭康成註皆本之藝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卽安國之辭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

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

屓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乖剌至於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於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爲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於尙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註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於裨諶子產臧武仲晉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覼縷陳之於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

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辨曰史記漢書皆不云孔安國有箸述漢藝文志亦不載其書名王肅家語後序始云孔安國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故近儒疑其書皆王肅一手僞作丁晏尚書餘論曰孔氏疏引晉書鄭冲以古文授蘇愉鄭冲仕武帝泰始時已誤信僞古文今晉書鄭冲傳冲等與何晏等共集論語集解何氏引孔安國注即冲所竄入皆一時僞書也丁有論語孔注證僞四卷未見刊行沈濤亦有論語孔注辨僞二卷則已刊布攷訂之學愈出愈精前人以論語孔注爲眞尚書孔傳爲僞見猶未塙此以論語注辨孔傳尚

不免受校人之欺也

按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氏曰孔氏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說是矣而孔穎達禮記疏載康成云漢志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

辨曰丁晏辨正曰晏案班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併儀禮十七篇與逸禮三十九篇言之劉歆傳讓太常博士疏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宣

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鄭君有四十篇也徵君謂未知何說盍考之未詳耳

又按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不知從何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自實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苦學誠博矣

辨曰丁晏辨正曰安國訓出陸氏釋文乃音義非鄭箋也元朗引停水曰池即偽泰誓傳文汲古閣刊本不作分行細書以音義溷入箋故有此誤以釋文別行本校之其訛謬立判

矣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註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宅嵎夷鄭曰宅嵎鐵昧谷鄭曰柳谷心腹腎腸鄭曰憂腎陽劓刵劅剠鄭曰臏宮劓割頭庶剠其與眞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於古文宜同於今文矣而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字猶頗收於宋洪适隸釋中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碑又云高宗之

齊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後知此晚出於魏晉間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

辨曰此引鄭曰宅嵎鐵四條皆誤後又云按宅嵎夷四條見孔疏云出夏侯等書是今文也而以孔書當之者以與孔書合蓋徵君引疏誤其句讀以今文夏侯等書爲鄭說以孔書爲合於今文今古文皆倒易段玉裁辨之已晰詳見古文尚書撰異徵君又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則所見甚精僞傳實出王肅肅傳父朗之學朗受業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王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肅蓋兼通今文故作僞古文孔傳暗用今文義以難鄭如解無逸三宗

有太甲及多士多方奄再叛再征之類實有勝於馬鄭者嘗

分別觀之王西莊諸人必祖鄭而駁僞孔亦非平情之論

周公世家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

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

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

按人在而遽稱以謚史記此類甚多左氏僅一處陳桓公方有

寵於王是也而稱成王皆係見在爲遷所增竄不問可知以郱

金滕書爲周公卒後亦是妄說非出古文何以明之鄭康成受

古文者果爾何以箋毛詩云成王既得金滕之書親迎周公歸

平先儒以秋大熟爲卽上文居東二年之秋情事最得余故曰

讀遷書者擇焉可也

又按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益用今文書也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著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註謂出尚書大傳乃知遷書又雜用今文說余故曰非出古文

辨曰成王本生前之號酒誥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正義曰鄭曰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今文說不以成王爲死謚故史記與伏生大傳皆有生稱成王之文攷之周頌昊天有成命爲成王郊祀天地之詩而已云成王不敢康國語賈子新書引叔向之言皆以爲道成王之德然則成王塙是生號如湯生稱武王之例今文說

不誤卽馬所傳古文酒誥亦作成王馬不曉今文以爲後錄
書者加之僞孔本乃因馬說而妄刪成字徵君云遷所增竄
葢猶誤信僞孔本也史公傳伏生今文本不與東漢古文合
伏生生於秦未焚書之前親見百篇之書又爲傳尙書之初
祖史公載金縢用其說說必不誤鄭君後於伏生且四百年
所傳古文異說如以居東爲出奔非卽東征其說頗謬則鄭
所傳金縢之義未必可據尙書以今文爲最古古文說起於
東漢其前並無師承徵君於第一卷攷之甚詳何獨於此專
據鄭箋而詆史公爲妄說哉大凡書愈古則愈難明今文三
家之學雖亡伏生史公之書見在而國朝通儒輩出莫能得
其要領刳徵君生當國初漢學始萌芽攷究止於許鄭西漢

今文皆未暇及故以徵君之精博能辨孔書之僞而不能信今文之眞也徵君謂遷書雜用今文說予攷遷書全是今文以大傳及兩漢諸人所稱引證之歷歷不爽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亦謂此五篇有古文說耳近如孫淵如諸人乃謂史記皆用古文遂於馬鄭之不同於史記者反謂之今文以致今古文混亂不明蓋爲班說所誤史記述金縢言成王發書有兩次所云周公奔楚以論衡所載金縢古文說證之其說大同塙是用古文說此班氏義之可證者孫淵如乃不攷論衡明載今古文二說且與史記前後二說相符而强辨之曰王充以爲古文說者今文亦古說也混淆顚倒豈不謬哉金縢明有古文說可徵而鄭與

僞孔皆不用之亦不可解蓋古文本無師說解者各以意爲之耳

又按閩陳第季立有尚書評一篇謂太史公述尚書失尚書之意處曰尚書之文簡短而深閎明雅而奧玩之愈淵行之愈切測之不可以爲象卒然而置於前則令人驚怪不知何從而得之也誠宇宙間至文哉故自漢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爲絕匠何者以奇勝也故當世人物一經序傳班固兢兢錄之稍改句字一二適以顯其益奇故後世論史或病其取與之謬或譏其稽考之疏此誠有之然至於文章之奇妙未有不歎賞而拱手推服之也觀其於左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諸書剪裁而運量之揚推而變化之縱其所至若波濤萬里而不知其

所歸孰爲太史公孰爲非太史公若涵溷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蓋得其意故其詞伸縮自在行止由已想其致思運筆之趣若飄飄乎天馬騰空不自知其奇矣乃臨當尙書之文駒然而目眩怵然而手拙故於堯舜禹湯武皆兢兢典謨誓誥錄焉卽有句字之改亦猶班固之於太史公也蓋其意不足以包貫之詞欲踴躍而馳騁可乎高宗肜日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今曰罔非天繼常祀無禮於棄道其義不可通也不甯惟是金縢一書破斷爲二前序冊祝之意以及鴟鴞之貽末言周公卒後暴風雷雨王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夫既卒矣又何迎乎此不無少舛也不甯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作也今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

傳彤弓矢旅弓矢秬鬯一卣之賜未及察其詞之異也

辨曰陳季立篤信僞古文葢不足辨而妄詆史記不得不爲證明史記載高宗彤日云常祀毋禮於棄道西漢今文家引高宗彤日皆不同於馬鄭豐䄇之說史公所云無禮棄道當別有義近人王音劉歆易儲之義謂毋加禮於棄道之人義或然也金縢一書本是二篇並非破斷孫淵如疑秋大熟以下爲亳姑文說亦近是古迎逆通用迎字當讀爲逆闕下文連讀謂我小子其逆我國家報功之禮亦宜有此天變也文侯之命爲命文公重耳劉向之說亦同馬本書序平王無平字故馬解義和不以爲文侯仇字史公用今文說師承最古安得據陳氏所信之僞古文以詆之

按說文所引書重在字多約其成文如重嵞字則約予刱若時娶于塗山爲予娶嵞山

辨曰說文引書誠有約其成文者而予娶嵞山則尙書本文非約其字句也江聲集注音疏作予娶嵞山說云僞孔本删去禹曰字則予創若時下卽接予娶之文嫌予字重出乃遂改爲娶于塗山頗有說文猶存其眞兹特據以刊正余攷之史記曰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索隱曰葢今文尙書脫漏太史公取其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陳喬樅云小司馬所據史記本葢有舛錯集解引僞孔傳曰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作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正義亦云禹辛

曰娶至甲四日往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桼陳

說是也予又證之論衡譴告篇曰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

論衡之文亦有譌誤以創爲娶無文可證予娶若時義不可

通又無塗山二字則予娶若時辛壬癸甲文不相承蓋論衡

予娶若時四字亦當作予娶塗山與說文史記合此文上本

有禹曰字上文毋若丹朱傲本有帝曰字僞孔妄刪經文禹

曰帝曰字乃妄改經文爲娶于塗山以舜言倂爲禹言後人

又據妄改之經文改論衡爲予娶若時致其義不可通今據

史記正論衡之譌卽可據史記論衡證說文之並非脫誤徵

君執僞孔本以疑說文非也

又按堋淫于家今本作朋安國傳朋羣也穎達疏言羣娶妻妾

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别余謂丹朱之惡尚未至此葢古文本堋
說文云堋喪葬下土也此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誳
例其支郡之事亦與上文罔水行舟一例於義爲長
辨曰此未明許氏引經說叚借之例段玉裁已駁之詳見說
文解字注
理學之明肇自周程而朱子謂先此諸儒歐陽永叔劉原父孫
明復亦多有助葢運數將開義理漸欲復明於世也此說是也
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其所爲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
周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由漢迄唐咨有
辨其不稱王未有辨其不改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

之寃始白禮記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以合於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別太史公書悉詳載之由漢迄宋初未有敢辨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寃始白是卽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乎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

予小子夙夜祗懼以爾有衆底天之罰非卽歸居二年聞紂虐滋甚更徧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凡此書出於魏晉之閒羣言淆亂之日皆歷有明徵而世之儒者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爲自專征始觀政爲非觀兵若以此晩出諸篇爲大有異於僞泰誓者嗚乎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辨曰宋儒好以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事實凡自古相傳之事與其義理少有不合卽憑臆決以爲無有故其持論雖正而證經稽古則失之益常變經權不同古今時勢多異古者諸侯有道進爲天子天子無道退爲諸侯天下非一姓之私聖人初無取天下之意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征伐始於軒轅禪讓肪自舜禹其事皆爲後人藉口然不能謂古書

皆謂文王三分有二服事不懈其後以虞芮質成爲諸國推戴改元稱王何損至德以文王不稱王爲是曹操司馬懿高歡宇文泰皆終身不稱帝亦可稱爲至德乎武王觀兵蓋以警紂若紂知悛改三仁見用則孟津之師可不再舉以觀兵還師爲非豈必一舉滅紂乃爲是乎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說見公羊伏生大傳云六年稱王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武王觀兵大傳史記皆載其事諸人去古未遠必有依據未可從宋儒臆說而廢漢儒明文也徵君引中庸壹戎衣爲不觀兵之證案鄭注以爲即殪戎殷與康誥義同不當讀從本字又以僞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爲安案逸周書云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周書爲孔子刪書之餘劉歆蓋

用其父說作三統術以爲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再期觀兵爲
十一年伐紂爲十三年僞古文本於劉歆較今文說皆差二
年當以大傳史記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爲正僞古文與僞
傳出於魏晉之閒書雖僞而近古事實未經變亂故孔傳說
蔡傳爲優徵君當漢學初興宋學猶盛之時狃於先入之言
好援宋儒義理之說以駁孔傳而並譏駁古義非特無以服
僞孔之心且恐袒僞孔者將有所藉口矣若解九年爲自專
征始觀政爲非觀兵皆後人調停之見不足以證古義
又按西伯受命稱王亦不始史記伏生尚書殷傳已有之其遠
則自文王世子篇來武王對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鄭氏註言君王則既受命之後不爾何以呼王余謂夢齡

事之虛妄先儒具有明辨獨怪孔穎達疏尚書見孔傳無稱王字遂力以文王稱王爲無疏毛詩見鄭箋有稱王說遂力傳會稱王當在六年伐崇後以至疏禮記亦然眞所謂從孔則廢鄭從鄭則廢孔唐人義疏之學之拘如此

辨曰唐人義疏署名孔穎達其實皆本前人故疏尚書以文王稱王之事爲無疏毛詩禮記則謂在六年伐崇後小戴記傳於七十子之後伏生親見百篇尚書史公生漢初兼通今古文其說自屬可據然則毛詩禮記疏爲是而尚書疏爲非是矣徵君不信孔傳猶以孔疏爲然蓋由惑於宋人之說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亦朱子所謂後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

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謂始定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
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
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彤日序以爲高宗祭成
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然終至金氏前編出而論
始定曰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史遷繫於祖庚之紀內則是祖己
爲祖庚作凡書之訓皆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
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
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
高宗彤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
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

之曰典祀無豐于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釋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也明甚旣祖己以訓祖庚則典祀無豐於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因黷於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爲實相表裏詎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爲實事其誤如此

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後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歷歷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則安得謂

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謂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其爲何人當論定之後而猶以兩孔氏爲確論傎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於王肅王肅之誤因於史記史記之誤又因於國語於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復降而同帝甲淫亂其幸不幸如此

辨曰史記云太甲稱太宗漢書劉歆宗廟議云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三宗以戒成王史公用今文劉歆用古文其說相同是今古文尚書皆當以太宗列中宗高宗之前其文當曰昔在殷王太宗後乃云其在中宗又後乃云其在高宗下文當曰昔在殷王太宗及

中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隸釋載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其文相連不隔一字洪氏謂其字數祖甲當作太甲在中宗之上是其明證而馬鄭所傳誤本古文次序倒易誤太宗爲祖甲列中宗高宗之後作僞孔傳者次序仍從馬鄭而又解祖甲爲太甲以示異於馬鄭先後紊亂宜爲後人掊擊蔡傳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云云駮之不知古本並不如是也徵君據馬鄭誤本詆史記國語爲誤殊爲失攷高宗肜日書序史記及兩漢人所引皆謂是高宗祭成湯王音杜欽劉歆諸人引此經皆不作豐禰解何得誤援典祀無豐于昵一句遂從金氏臆說以爲祖庚繹於高宗之廟乎高宗肜日篇僞孔傳並不誤無逸次序雖倒易而解太甲亦

不誤徵君乃以不誤爲誤謂作古文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誤以錯解爲實事予則謂作僞傳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臆說未興之日書雖僞而解不錯徵君執宋人無稽之說盡棄兩漢古義此等議論實爲全書大疵作僞書者有知且將笑人於地下矣徵君又引邵子經世書以證或十年等年數案史記殷本紀多不載即位之年共和以前不爲年表蓋其時已無可徵邵子生於千載之後專憑推算臆造年數豈可引爲塙據以證經義徵君書如此等處皆恐疑誤後學不得不爲辨明

又按以錯解爲實事復得二條一此書專主王肅之學諸錯解中月而禫爲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槪即吉故撰於太

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一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爲避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爲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爲法亦用王肅說可知故撰於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於商嗟乎此古今二大關鍵也服閔於二十五月於是兩晉諸帝俱短喪而陷於不孝矣周公身誅管蔡於是唐太宗臨湖之變推刃同氣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

辨曰書序逸周書作雒解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宋微子世家管蔡世家皆以居東即是東征並無避居東都之說毛公詩傳亦以居東即東征史記雖讀辟爲避而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

王則亦非謂避居至東漢古文始有避居東都之說馬鄭皆用其說與古不合謬於事實惟王肅解爲東征不錯僞孔解辟爲法雖與史記不同而周公大義滅親亦不必謂無致辟之事徵君謂王肅始錯解爲東征蓋習馬鄭之說而不窮其源不知古義本如是也又以太宗藉口周公謂周公不身誅管蔡然則舜禹湯武亦有爲人藉口者亦將曰舜禹無揖讓之事湯武無征誅之事乎

又按余向謂孔傳多同王肅注乃孔竊王非王竊孔漢武時之孔氏預與三國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喪二十六月卽吉驗之今又得一事是堯典禋於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

間也今安國傳正同孔竊王又一證矣

辨曰家語與僞孔傳是王肅一手作故其說同以爲孔竊王

尚未晰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倣經例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予曰竹書今不傳然散見史記中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肦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

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乎杜所見蓋全書今所譏乃杜舉之數條竊恐考有未詳而立論太果杜正未肯受過耳

辨曰紀年出於魏之史官子夏傳春秋而退老西河正是魏地魏國之人必有從受春秋者此書明是倣春秋經爲之杜氏後序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似疑夫子當時國史文法本是如此夫子作春秋反是依倣此等書爲之所見殊偵此杜氏解春秋所以堅執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其謬誤不可究詰也胡氏謂後人倣經例而爲之其說甚是若徵君所引數條以爲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不知此正依倣春秋經爲之耳

又余向謂文有承譌踵謬千載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眞足令
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於左傳抑且見五子之歌之於爾雅矣
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
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
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
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
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
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于治孟
子固已明下註腳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
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僞爲
憂尙易僞爲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

爲傳神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此尙可謂之識字也乎歷千載人亦未有援爾雅以正之者抑豈可獨罪僞作者噫予益不敢深言矣

辨曰鬱陶明兼憂喜兩義徵君駁斥諸說諸說皆不誤蓋陶可訓喜鬱不可訓喜徵君專據爾雅以爲鬱陶皆爲喜是於爾雅之文尙未審也邢疏及禮記孔疏皆云心初悅而未暢甚是

又按蔡傳於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非也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載年三十有二明年居攝二十八載堯崩年六十遭堯三年之喪畢三年之喪其實二十

五月耳又二載是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時年六十三越三十有三載年巳九十五矣豈九十三乎或曰如此於三十在位頗不合余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攝數之以迄居喪蓋居喪仍居攝也不見古君薨聽于冢宰之禮乎臣居君喪豈猶夫子居父喪一無所爲者乎故曰通二十年乃卽帝位若歷試三載當在徵庸句之內或曰如此又於兩三十字不合余曰此敘舜之歷年非計舜壽數也既曰徵庸矣自包有歷試在內若必以歷試與居攝合數又三十一載亦於三十不合且安所置堯三年之喪地耶抑竟忘此歲月耶蔡氏闇之亦應啞然自笑也

辨曰尚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

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段懋堂謂今文尚書作二十鄭
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史記曰舜年三十堯舉之
年五十攝行天子事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
位趙岐孟子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此今文尚書
也堯之二十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
謂相堯二十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
年卽眞四十年言之此今文家說也姚方興注則云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
壽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興之說宋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
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亦
不韋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似較今文家說

爲易了段說較徵君更詳然終當以鄭君所讀爲正
晚出書未論二十五篇雜亂而即與馬鄭王三家本同者亦多所增竄三家本俱不傳僅散見一二於孔穎達正義如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爲鯀云試則此試哉亦屬岳鄭康成註試以爲臣之事愼徽五典原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即指愼徽五典等下女子時二語乃另一意葢是時帝女嫁乃則舜又未娶其賢聖如此可以爲二女之觀刑原僞作者心必欲增以帝曰不過以擇壻大事宜斷自宸衷非外廷諸臣所可與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聽其臣博議况擇壻乎葢當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葢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既

命之仍舊職矣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僞作者心必欲眞爲僉曰不適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衆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爲朋黨若獨知其賢即舉衆以對而亦不以爲異嫌於是歟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

辨曰史記明有堯曰是今文衍帝曰二字正義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然則庸生所傳古文尚書已有脫漏不及今文而晉之完僞孔本蓋依今文尚書增入二字王本不增而僞孔本增者或王肅故留參差之跡以欺後人或由後人增之皆未可曉以文義而論必當有帝曰二字

序讓大事非徒擇堦堯雖博稽眾議猶應斷自宸衷四岳人
臣何得不稟帝命以帝二女試舜徵君曲爲解說終覺不近
事情段玉裁說亦然是皆祖護古文信馬鄭不信史記之敝
也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揚子雲羽獵賦序亦云禹任益
虞今史記作皆曰據子雲所引今文則史公皆字疑後人所
改或三家今文本有不同僞孔本亦依今文改之與
又按金仁山辨伯益伯翳爲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又以史遷作
齊世家四嶽爲其祖而總敍齊又伯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亦
誤愚謂其誤亦遠自國語來仁山未知周語太子晉曰胙四岳
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
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

侯姜之僞也一以爲四岳一以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呂尙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詎便爲一人且伯夷與舜三禮本相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尙足信哉

辨曰國語史記以爲伯夷四岳是姜姓說必不誤伯夷其人名也四岳其官名也舜命二十二人據史記爲九官十二牧其一人見彭祖彭祖蓋四岳之一此外更有兼主方岳者三人伯夷亦當是其一白虎通引尙書曰咨爾伯爲老臣不名之證是伯夷當堯時已爲四岳左氏傳曰夫許太岳之允也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近人以爲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卽四岳之一韋昭謂伯夷四岳之族非是徵君謂伯夷未

開佐堯亦攻之未詳說苑君道篇曰當堯之時伯夷爲秩宗
隸典禮兼主四岳也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
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
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
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甯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甯
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
史記注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余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
放太甲於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旣以身
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或曰
註偶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

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傳謂先王即湯適于山即往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此係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曰即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觀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致有三亳册稱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爲孟子於桐解矣凡此皆商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余不可以不論

辨曰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引鄭云契始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然則從先王居者謂從契居商也尚書中候及雒予命皆曰天乙在亳東觀于洛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秦宓得書處今商州地湯自亳東觀洛亳在洛西明矣史記云禹興於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秦以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是湯始居之亳即商州得天下乃居偃師鄭謂始居即在偃師固非皇甫謐謂在穀熟尤非也葛亦非甯陵之葛當與商州相近今不可攷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其說並不誤蓋湯本嘗居偃師也徵君信皇甫謐之謬說又不知湯始居亳本在商州而後居偃師反以史記爲誤由未攷史記湯起於亳之文

箕子父師即太師也比干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

辨曰微子所問太師少師史記今文說以爲太師疵少師彊並非箕子比干其作父師少師以爲箕子比干者馬鄭古文說也此云見今文書誤蓋微君以僞孔所增加之外皆爲今文不知今文說解多不與古文合非可執馬鄭古文說爲今文說也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與其職任不得相混籍以唐虞時四岳百官名內揆非官名也蓋其官以揆度百事爲職任必欲認以爲名則非何以驗之後文契作司徒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教則其職皋陶作士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則其職以至伯夷官名秩宗而職典三禮龍官名納言而職出納朕命是舜所謂百揆

亦典三禮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爲官名茍以爲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有一官名在內者乎或曰然則此爲何官余曰此卽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君則有相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然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則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余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司空則官名矣此亦幾微之辨僞作周官者不逋此義竟認百揆與四岳俱官名曰內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謂鬭對偶親切者與

又按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卽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謂也益驗決非官名

辨曰徵君謂百揆非官名甚塙史記於納于百揆百揆時序云徧入百官百官時序又云百官皆治於使宅百揆云使宅官是史公以百揆爲百官非官名其說尤明徵君未及引

按荀子大略篇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文並同穀梁隱八年傳但傳本是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自確余嘗笑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非穆公手中事乎荀卿其忘諸乎疏稱荀受經於穀梁已一傳而謬雖文字小失然於事有礙故程子曰傳經爲難

又按疏稱荀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申傳江見儒林傳申受於荀尚不足信楚元王傳少時與申公等受詩浮邱伯伯荀卿門人申於詩爲再傳何獨於春秋而親受業乎且申至

武帝初年八十餘計其生當在秦初幷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譌謬不勝辨聊發憤一道以爲舉隅云爾

辨曰荀子學極通博宋以後人多妄詆之皆未達荀子之旨者也五霸不止一說有夏殷周之五霸白虎通號篇曰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是也有春秋之五霸白虎通又引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廬也據白虎通說五霸正解本不專指春秋而言荀子所云五伯未知數秦穆與否若如白虎通前解與穀梁並無違異且穀梁與左氏傳今古文家各有師承未可執左氏以說穀梁遽詆荀子爲譌失也又案荀子堯問篇云孫卿迫於亂世鰌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鹽鐵論毀學

篇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幷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卒六十四年荀子五十始游學來齊至此葢百有餘歲古多長年之人竇公張蒼皆百餘歲此云秦幷天下荀卒已久似亦過於武斷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葢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旣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繫末節者葢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辨曰尚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鄭注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鎭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是今文尚書本作兆兆卽垗之叚借谷永日食地震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爲十二州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褭山襄陵天下分絶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是今文說分十二州在水土未平之先水土既平乃定爲九州兆不作肇亦不訓始而馬鄭據古文作肇遂謂新置三州於是爲十二州在九州之後故鄭注云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王謝駁之曰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

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王肅好與鄭難而此駁則鄭無以辨僞傳卽王肅作故特圓其說云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近人亦謂史臣類紀非順時事然其說亦牽强無義若如今文說以兆爲垗祭十二州本在水土未平之前則與流四凶初不相礙安用此紛紛强辨哉

按吳氏向書纂言不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爲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爲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元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辨曰白虎通聖人篇曰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曰篇曰若稽古書正義曰鄭以皋下屬爲句鄭注古文同今文義則曰若稽古四字本不連下爲義段玉裁云帝堯曰放勳此本紀記

事體之祖也臯陶曰云云此記言之體也皆以若稽古先之

夏史所作故皆云稽古也其說最通吳氏斷自臯陶曰以下

句讀不誤惟以篇首四字爲岪則非也

又按里中顧諟在聽問晉文公在齊妻姜氏後亦不見下落不

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歸之何也余曰蓋未及公子反國

而已前死云曷徵乎爾徵諸文六年趙孟之言古者諸侯娶有

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偪姞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文公託狄

時妻班第三杜祁以讓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則趙孟獨不曰

以齊故讓姜氏而已又次之故班在五則姜氏不在九人之列

意其早死也不然文公豈得寵而忘舊者不一迎歸之乎姜豈

不若季隗請待子而不嫁乎齊偪若蔡嫁蔡姬晉不興兵伐之

乎此等須從空中看出方識左氏文章之密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爲夫人果爾晉文嬴何地不足據

辨曰劉向持穀梁義不信左傳不得以左傳難之漢時今古文各有師承左氏毛詩同出河間博士是一家公羊穀梁三家詩同出今文博士是一家列女傳所載多不與毛詩左傳合蓋本於魯詩穀梁後人專據左傳毛詩以駁公羊穀梁三家詩蓋知有古文而不知有今文也

仁山前編繫封康叔於殷東於是歲三月内日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當此時最與合則康誥酒誥兩篇並作於在商日

辨曰史記管蔡世家明云康叔封少未得封其時故殷墟已封三監更有何地以封康叔春秋時甯武祝鮀皆言封衛是成王周公以衛臣言衛事豈猶有誤至宋儒忽謂武王封康叔大可怪駭其所爲此說者以不信周公稱王之事康誥篇首王若曰無以解之謂是成王成王又不能呼康叔爲弟不得不引出已死之武王強坐以封康叔之事案王若曰孟侯鄭注云王若曰總告諸侯依畧說太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又大誥王若曰鄭注云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鄭君加一權字其說最精蓋事有常變義有經權周公攝王勢非得已三監之變主少國危不權稱王無以鎮服天下既致太平退就臣列躬躬如畏此爲至忠昔在春秋楚

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歸設械以守國應楚人曰吾賴社
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釋宋公公子目夷逆襄公歸
楚昭王奔隨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
後從王公之逆權正與此類皆出險犯難以濟國家何暇計
及奸雄之口實迂儒之貲議哉藏記七十子所傳荀子生於
秦未焚書以前皆云周公踐天子位事必有據漢有王莽自
比周公宋儒懲莽之篡逆謂公無稱王之事不知公與莽心
迹雖異而異在復辟不在稱王不稱王使莽能居攝致太平
俟孺子嬰長而立之則莽亦周公使公不復辟於成王則公
亦一莽矣公爲古聖人豈必不稱王而後爲聖哉至以太子
之號加之成王則抗法伯禽禮有明證孟訓迎謂太子迎諸

侯非封太子爲侯孔疏妄駁蓋不識字康誥篇不用攝王之
義王若曰必不可通徵君雖無辨周公攝王之文而信宋人
武王封康叔實因此致誤不知蔡氏金氏諸人皆生於數千
年以後其所見必不能塙於當武親鮮何得移竄經文變亂
事實近之治漢學者亦多不信周公攝王或謂武王封康叔
於康先作此誥成王時封衛仍用舊文或謂武王封康叔於
康作康誥成王時改封衛乃作酒誥梓材故酒誥篇首作成
王若曰其說愈變愈奇不知康叔並不曾封於康說經當塙
守古義何用紛紛强作解事
或又問曰子於古人有信有疑何此書惟劉歆之是信余曰歆
之人雖非而於經學也甚精適當王莽委任之日請所建立亦

甚正反怙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

辨曰歆所建立皆以臆說亂漢儒家法說已見前建武中興一切廢之斯爲卓識古文尚書有說解及周官左傳說解漢書藝文志皆不載豈有意刪之賈鄭據周禮解尚書或有出於劉歆說者

然儀禮士昏禮記註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

辨曰丁晏辨正曰晏案漢儒音注祇曰讀若某未有翻切微君引鄭氏反語亦誤以釋文爲鄭注也當時刊注疏者割取音義散附注下遂將壻悉計反十四字訛爲大字溷入注文故微君不免沿誤耳

按愚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邱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閼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故曰左之失誣或者猶以歐陽公言爲振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臼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誣自見竊謂能移此法以讀古文則亦可無

惑於論語矣

辨曰徵君此言固屬通論然夫子自論述而不作亦未必非徵引古言觀曰季自謂臣聞君子明言古志夫子即不必取於左氏所載亦何妨與曰季及君子同引古言乎必以此爲

左氏之誣似亦未然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於引今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於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唯於今舜典五品不遜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範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與

辨曰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洪範列微子前今文家葢以洪範爲商書與左氏古文合此許君所本也說文四處皆同必不誤

又按向以東京古文盛行推功於逵更以帝紀參之章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已扶微學廣異義焉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顧寧人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儒林傳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其盛心如是故當時古文尚書幾炳於日星目所共睹慎從逵受具載撰著得以上獻

闕廷不以為諱若西京末以尚書為備而古文舊書猥以有不
誦絕之者何齊莛楹學固有幸不幸如是
辨曰後漢書賈逵傳曰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
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
羨慕焉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
自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
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范蔚宗此論甚有微
辭似不以景伯所建立為然蓋此為今古文廢興一大關係
漢時十四博士所傳今文為一家左傳毛詩古文尚書為一
家故劉歆欲立左氏春秋必牽引古文尚書毛詩景伯欲興

左氏春秋亦必牽引古文尙書毛詩歆之說行於王莽而旋廢景伯之說行於章帝而遂興漢世經學之盛亦利祿之途然也其先古文不立學故不能與景伯導以利祿之途而四經遂行於世矣迺四經行世而二家公羊三家尙書三家詩遂以漸亡若景伯者可謂古文之功首今文之罪魁景伯於左氏春秋增竄傳文附合圖讖曲學阿世亦與劉歆畧同史通申左篇云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徵君過於稱揚蓋爲古文之說所壓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爲衛侯作康誥直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晉侯爲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

若曰父義和

辨曰宋儒以前無有云武王封康叔作康誥者說已見前徵

君云以今文例之不知所引是何等今文兩漢今文家不受

誣也文侯之命今文亦不以爲平王皆失攷

又按孔傳以蔡圻內國名自非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御是

遠勝鄭康成解作謚號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當旣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

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

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

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

翟縣西北三十五里

辨曰馬季長已曰康圻內國名僞傳蓋本馬注然不如鄭注謚號之塙史記管蔡世家云康叔少未得封並無先封於康之說故宋忠不知所在若括地志乃僞傳盛行之後附會其地何足爲據豈有漢人不知而唐人知之者哉若疑父謚康子不應亦謚康父子不可同名未聞不可同謚謚法周公所定文王謚文公亦謚文見於國語如其非禮當時明知公定謚法豈有以非禮之謚加之公者春秋時魯又有文公則祖孫又同謚矣今由翰林出身者例謚文常有數代同謚文者何獨康叔父子不可同一易名之典乎至謂名以康誥不應待身後之謚左氏失誣不可盡信徵君亦嘗論之康誥伯禽之命百篇序皆無之此大可疑者予又疑康叔亦生前之號

與成王同觀康誥篇多云康如康乂康保康乃心迪吉康可

證益以生號爲謚則亦可無疑於左氏之說康叔封於衞以

國名篇當云衞誥卽云先封於康亦不當仍先封之名而沒

其見在之國也又案徵君此書屢言武王封康叔且謂封康

叔卽在克殷之時此又信僞傳以康爲圻內國名誠如其說

不知康叔當以何時封於圻內豈猶在克殷之前乎徵君又

不信文王改元稱王則克殷以前周未稱王又安得有圻內

乎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徵君將何說之辭

武王康叔同爲文王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

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亦從而乃之武豈自外於文考乎竊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

作虛辭用亦可

辨曰康誥非武王作說見前改武王爲周公乃不誤

又按馬端臨云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眞僞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得經之旨爲多齊魯韓三家遠遜於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氏而已矣合者疑聖人之舊不合者是雜以己意抑豈能一筆抹撥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允矣

辨曰自古文盛而今文十四博士之傳遂亡三家詩之不能與毛詩爭公穀之不能與左氏爭猶今文尚書之不能與古文爭也人多習所見而疑所不見故率以古文爲是今文爲非治今文者始自乾嘉以來其前皆治古文者也然古文實不可盡信卽以詩而論毛傳與序亦不盡愜於人心（如變風變雅美刺之例及解成王湯孫之類）故宋儒出而盡反之近人多抑宋儒而申毛義然朱子集傳亦有本於三家而勝於毛義者必欲一切廢之專主毛公一家之說亦非平情之論也徵君之說雖通達於今古文亦抑揚太過

又按胡朏明曰論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爲不善學也

辨曰胡氏辨易圖解禹貢學甚精博而所言如是蓋於詩全未窺藩者以聖人手訂之篇比之子夜讀曲何太不倫三百篇本無淫詩解者誤以爲淫乃以導淫爲詩人罪而詆之且删之大可嗤笑

又按余久而後得王文憲詩疑曰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删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規橅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所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

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某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攙雜以足三百之數某亦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聖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某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淆雜雅頌淆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

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

辨曰朱子信鄭樵之妄說撥棄小序以鄭衛爲淫詩謂當以接何等賓客似並左氏傳七子賦詩皆未說過殊屬可怪其門人王魯齋作詩疑乃刪去鄭衛風並易詩之次序四庫提要極斥其謬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魯齋亂經之罪無可辭矣宋儒果於疑經疏於考古於易則疑十翼非孔子作於詩則三百篇非孔子原本春秋則詆爲斷爛朝報戴禮則多謂非孔子之言刪改孝經移易大學於尚書二十八篇亦移改其次序實不可訓徵君之學深於尚書而淺於詩故爲魯齋書疑置之不取詩疑則深信之徵君漢學名家恐學者誤聽其言啟荒經蔑古猖狂無忌之弊不得不辨其誤

至其所引魯齋華川篁墩陽明鹿門諸人之論其謬誤不勝
摘此辨尚書連及於詩故僅言其大概而未暇詳辨也
又按日知錄有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

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屬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余謂此益足證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辨曰齊魯韓三家與毛詩次序不甚相合齊詩以采蘋居草蟲之前魯詩以黍離爲衛風三家以采薇杕杜出車爲宣王時皆其明證今所據者毛詩次序三家次序已不可知未可專據毛詩謂其失古人之次也四家次序雖異三百篇之篇數不異其爲孔門舊章固無可疑若因此疑其非舊而妄刪

之是非聖無法矣徵君與亭林先生蓋猶未見及此

又按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尙書大傳舜巡四岳各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厤法無所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猶今欽天監正監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即四子當其分遣遠出猝有休祥誰爲上聞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司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爲載筆哉其必不然者

辨曰朱子之說是也兩漢今文家皆謂羲和即是四子馬鄭

乃謂羲和與四子共六人鄭云卽周六卿掌天地者其曰伯
乎又曰其時官名益曰稷司徒曰平曰益皆作疑辭蓋由本
無據證大傳所云羲伯和伯當是別有其人非此司天之官
若謂卽此羲和其餘六伯又是何人鄭云四子卽四岳又謂
分岳非職八伯案大傳明以四岳八伯並列何得云分四岳
為八伯四子司天之官何得主掌方岳周禮自是周制何可
以解唐虞儆若以今欽天監官制準之尤屬附會至於分遣
遠出不過分命時暫使測驗斷非終年在外何必國都更置
其人僞傳以羲和卽是四子不誤惟以四子卽四岳乃誤耳
天祚宋代絕學有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中言心言性言仁
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於一邵子出而數明凡

堯典二帝之載數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此七年即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呂刑王享國百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此百年謂書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間與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豈非數往者順邵子不曾足蹈之知來者逆邵子不曾目覩之上下千萬載罔或牴梧者卓識自孔子之後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辨曰理猶可以空言數豈可以懸度史記年表始自共和其前已無可徵劉歆三統術所推後人謂難盡信竹書紀年尤不足依據况邵子生於數十年後元會世運憑臆推測其可

信者不過摭諸書附會而成其不可信者祗particularly必不能免微

君以爲不啻足蹈目覩亦過信宋學之故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而自今文以來失之從而稽正繫多士於成王七年三月下爲卽申子周公朝用書之書多方繫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監五祀之文監卽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是書非作於五年而何余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不能逮遂推以厤法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〇〇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

天正經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　步至五月建辰之月

經朔二十〇日七五〇五八三日甲申則丁亥月之四日也總合
如此吾欲起仁山於今日而告之今補人前編
辨曰多士在多方前書序與史記同多士多方二篇皆在成王即政之後書序與史記亦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而自鄭康成以後解者多誤鄭注多士惟三月爲成王元年三月甚是而注多方王來自奄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如其說則多方當在多士前矣蓋鄭不知奄叛非止一次疑成王踐奄即周公踐奄當在東征之時故注書序成王政云編篇於此未聞疑其次序倒亂注此王來自奄云王與周公征之不知周公東征王不親行且其時周公攝王何又以王爲成王鄭義已

不免自相矛盾以致後人倒亂篇次移易經文皆由此說啟之惟偽孔傳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其說與書序史記皆合墒當不誤江艮庭王西莊必欲是鄭非孔不信奄有再叛再征之事乃致二篇之義皆不可通此從金氏應說

又以厤法附會之皆非是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證雲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雲夢二字不連雲土夢作乂蓋雲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

辨曰丁晏云雲夢諸書有合稱者周禮職方爾雅十二藪呂覽淮南同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此合稱雲夢者也有單稱雲者左傳定四

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楚語雲連徒洲是也有單稱夢者宣四年棄子文於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楚王趍夢兮課後先是也或合稱連文或單稱省文雲夢一而已自沈括羅泌等創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之說蔡傳分爲二澤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其說支矣案丁辨宋人之誤是矣而未盡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澤爲夢是今文說以爲夢卽是澤然則雲夢猶言雲澤夢中猶言澤中江南之夢猶言江南之澤耳經云雲土夢猶言雲土澤雲土卽雲杜亦卽雲連徒洲土杜徒一聲之轉今史記作雲土夢不誤漢書雲夢土由傳寫誤倒段玉裁辨之甚明而以雲夢土爲古文尙書則猶過

信僞古文本而未能一從今文爲定也

又按至於陪尾孔蔡二傳並云豫州山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其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杜君卿隷諸古荆州則陪尾當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與內方一列豈得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則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東境正相接禹旣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洛所經也而外方伊所經也而桐柏淮所出也至於陪尾泗所出也則諸水之治亦可見矣若橫尾淮禹爲經此孔傳自誤或曰秦漢志何余曰漢志禹貢山川不從之者衆矣奚有于是周官保章氏賈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矣

辨曰丁晏云鄭注亦引地理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横尾者晉地理志江夏郡安陸縣横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胡東樵引吳澄書纂言謂泗水縣陪尾山毛晃禹貢指南曰博物志泗出陪尾即斯阜也此自是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嫣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陸之陪尾山也此辨最析東樵失之案徵君與東樵同時相得所解禹貢多同東樵此與東樵同誤

又按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鄭康成書註曲爲說忽讀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不覺躍然然葉猶存傾字余

謂直戎字之譌益西戎因桓是來最直截了當

辨曰鄭引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今在陝西洮州衛西南三百三十餘里西藏厄爾特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正與桓水行羌中相接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于西彊山即西傾段國河州記所謂彊臺山皆一山異名徵君謂直戎字之譌勇於改經未敢附和

又按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案之有所謂上霄峰者爲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於此因思當日從北而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東皆南合爲大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爲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

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貢在荆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平記其遺蹤故道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郭璞賦江曰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註山經曰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於大江陸德明引緣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徐堅曰江至潯陽分爲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皆歷歷可指數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合爲一源者不同與洞庭湖爲衆水會聚者復異夫孔曰甚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爲九可知九江孔殷繼於江漢朝宗于海之下者益上大概說下何其細目江漢安流無復橫決勢遂奔趨於海

非得此疏爲九派之力乎正蔡傳所謂瑣疏墊者雖小必記之例也豈別爲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爲明證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紀物産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年而不變者於茲益信則兩九江爲一處在尋陽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卽今之洞庭引水經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數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註於九江孔殷無涉

辨曰微君謂九江在尋陽最是而又引水經云九江在長沙

下雋縣西北似為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詁於九江孔
殷無涉有兩九江未免騎牆之見案全謝山校正水經謂長
沙下雋之說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且水經江水
篇缺佚不完淮水注秦立九江郡治壽春縣兼得廬江豫章
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是即尋陽之九江呂刑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江皆禹所名則禹貢一書不得
有兩九江迷惑後人耳目當一從前說為定太史公不敢言
山海經尤非可以證經義者

朱子言孔安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
而為三共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道在震澤東北二百餘
里由揚子以入於海此豈入震澤者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既入

海耳不入震澤也若似逆知魏晉間有爲異說者豈作僞者並鄭注不觀與抑王肅議禮必反鄭元而書注亦然傳實從肅來與或曰解三江者衆矣畢竟以何說爲不可易余曰蔡傳不可易已蔡本鄭注鄭用揚都賦注參以顧夷吳地記陸德明釋文張守節正義並合非一人之私說也

辨曰漢志會稽郡吳注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注云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注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司馬彪續郡國志盛宏之荊州記皆從班說導江孔疏亦依漢志此三江之說最古可據者徐堅初學記引鄭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與孔疏引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說不同錐指據之已未

可信徵君據蔡傳所引亦非古義當以班志水經爲定

或問孔傳云三江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其說何如余曰未易盡非只是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中江至陽羨入海於今不合辨曰三江當從班志水經說見前水勢遷徙無常後世之水多非禹蹟不必以於今不合爲疑

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註賈疏非當以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蓋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哉即松江之在當時亦必水勢洪闊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中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

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辨曰阮文達公云元案闞氏於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即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尚未盡合耳案阮氏浙江圖考以浙江爲三江之一說極精塙郎郭景純所謂岷江松江浙江是也徵君以此解周禮不以此解禹貢以爲三江有二則是騎牆之見與解九江有二皆失之

又按向謂釋禹貢山川不從漢志者眾茲復得二條一終南地志古文以太壹山爲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元和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經傳所說終南一名太一亦名中南據張衡

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九嵕巀嶭太一龍𡽅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渾是固當於京兆尹長安縣下注禹貢終南山在南一汧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此則余所舊遊汧山在隴州西四十里唐六典隴右道名曰秦嶺者是吳嶽山在隴州南八十里唐六典關內道名曰吳山者是尤非一山不知周家扶風安陵距長安咫尺吳嶽亦不遠何緣皆認錯祇當於右扶風汧縣下注禹貢岍山在西雍州山九字耳

辨曰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

名太一要義劉向撰在班志前向親校中祕古文說尤可據

續郡國志太一山本終南水經渭水注引杜預曰中南亦曰

太白山太一亦名太白山也初學記又引秦州記福地記皆

以終南太一爲一山惟文選西京賦於前則終南太一奘䆟

綜注二山名也未可偏據周禮職方氏雍州山鎭曰嶽山鄭

注嶽奘嶽也在汧與班志合徵君以爲非一山此等益皆於

古不分而後人分之仍當從古義爲正

又按陳第季立閩人也嘗登黃鶴樓望隔江漢陽府東北山實

名大別爲漢水入江之處因憶左氏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益近漢也杜預土地名至云大別闕不知何處豈未經

斯地耶抑果以未見孔傳耶

辨曰漢志六安國安豐注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注與水經亦謂在廬江安豐縣胡東樵據杜預謂大別在江夏不在安豐引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案魯山水經江水注所稱翼際山也唐人以爲大別東樵從之恐未可據徵君蓋同東樵之說

又按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近徧徵之通典天水部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何朱圉之多也說者遂謂朱圉山連峰叠嶂綿亙於伏羌縣之西南皆可以朱圉目之予以爲否班氏明於冀縣下注曰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一村落中所有之山他縣皆得而附會之耶或曰子言在伏

羌西南三十里而元和志則六十里不合者何也予曰今之縣治乃宋熙甯三年以伏羌寨爲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見九域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卻三十里矣或曰子亦知秦漢冀縣故城乎在今縣南五十步亦余所目視大抵山水澤藪原隰非身所親歷及文獻之鑿鑿者都未可憑余猶嫌王伯厚謂朱圉在大潭之不甚確耳

辨曰魏源云伏羌縣志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別峯隨地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岩或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水與鳥鼠南北相直其山脈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爲鳥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於鳥鼠漢志謂在冀南梧中聚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恆山

西縣之不可盡嶓冢而闕百詩泥之謂一聚可容趾必非鳥
則經曷爲繫諸鳥鼠之上西傾之下即謂禹道水循行次第
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鳥鼠而先東至朱圉始折西
至鳥鼠復折東至太華者耶
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
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
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弘憲曰河出積石
山在西南羌中注於蒲昌縣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故
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余癸丑秋客臨洮欲策馬尋
小積石之河源亦不果嗟乎漢如段熲破西羌且鬬且行四十
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唐如李靖等攻吐谷渾靖踰積石山任城

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彼何人哉吾徒仰而看屋梁俯首不可愧恥乎或曰然則蔡傳當云何曰當作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積石山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

辨曰漢志金城河關注云積石山在西南水經續郡國志並云隴西河關縣西南並無兩積石之說毛晃指南云積石本無異說元和志乃有大積石小積石大積石首受于闐河源小積石在河鄯之間或謂大積石爲導河之始然禹導不過岷山未嘗達入西域河源乃深跨羌戎絕迹之地說者流於荒誕不經也萬斯同羣書疑辨云唐置積石軍今河州境禹

之導河始於此過此即爲西域不必導且河不爲患也惟唐張守節正義謂河源出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在北流至小積石山夫張氏都是尋河源皆不言經大積石山張氏果何所據而云然乎徵君謂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亦與胡東樵同誤

又按蔡傳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解最妙謂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予徵諸通典元和志良然因思於此平地有澤焉人遂名之大陸澤非大陸一片土盡爲澤藪也果盡澤藪水患雖平人可得而耕作乎故知大陸在禹貢主地言在爾雅指藪言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自班氏地理志禹貢大陸澤在鉅鹿縣北始果爾經文當作北過大陸至於

洚水何則枯洚渠在貝冀二州今在鉅鹿縣大陸澤之北故經文旣是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其必不屬枯洚渠可知

辨曰丁晏云冀州有三大陸漢志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呂氏有始覽云趙之鉅鹿高注廣阿澤也大陸澤在今直隸順德府鉅鹿任縣及趙州隆平縣界此禹貢之大陸也呂覽九藪又云晉之大陸注云魏獻子所居左傳定元年魏獻子田於大陸杜預謂𡿨澤藪近衛在今河內修武縣淮南子亦分大陸鉅鹿爲二藪水經濁漳水注謂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合大陸鉅鹿爲一非也水經注又謂呂氏春秋大陸卽鄔澤在今太原介休縣界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蔡傳引程大昌大陸非鉅鹿廣阿鉅鹿去古何遠大陸者四

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甫吉以爲邢趙深三州之地今不從丁説較塙徵君駁班志似未得班氏之旨

又按蔡傳沱潛既道曰若潛水則未有見也讀之不覺失笑寰州記乾德三年升唐白洑徵科巡院爲潛江縣九域志潛江縣在江陵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辨曰鄭注潛則未聞象類蔡云潛未有見頗得闕疑之旨若宋乾德始置潛江縣傅寅集解以爲即禹貢潛水恐涉傅會此所引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出乾德置潛江縣之後不足以說經當從鄭蔡闕疑爲是

又按蔡傳引水經曰漾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又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

出隴西西縣今增二字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經原文乃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玆節去五字誤不完會泉始源曰沔泉乃白水二字始源曰沔當移在逕葭萌入漢之下華陽國志可證至逕葭萌入漢是西東兩漢水異源同流宇宙間水之大者不可不極論焉酈道元雖前引庾仲雍漢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之文及自歷大津流止云又西南逕關城北津水流入焉不云及東漢是二水不合者一關城今陽平關在甯羌州西北八十里州北九十里爲嶓冢山漾水所出東流入沔縣界西漢水則在州西自略陽縣流入又西南入四川廣元縣界是二水不合者二經文岷嶓既

藝導嶓冢至于荊山山爲梁州之山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水
即爲梁州之水與漢西縣在雍州地西漢水即出在雍州地者
原不相涉豈得以後代同名之水上混聖經是二水不合者三
梁州貢道浮於潛潛鄭康成註爲西漢水逾於沔沔即東漢兩
水中有間阻不能以舟通行者故經文曰逾是二水不合者四
其彊爲附合者一誤於班固再誤於常璩班固曰西縣禹貢嶓
冢山西漢水所出多衍禹貢二字此盖別嶓冢爲西漢水源與
酈注亦難合常璩曰逕葭萌入漢今甯羌州有三泉故城金牛
廢縣皆古葭萌地何曾見兩川同注異者直至魏收撰地形志
曰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此地方顯此名前此僅班志有
於西縣水經有於氏道縣耳何禹貢三千年後始知當日導漾

貢在此地故世都滋擬議或曰通典雲嶓山在漢中府金牛縣寰宇記嶓冢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既知漾水出此則亦知漢氐道縣所在何以謂氐道無考嘗質諸黃子鴻子鴻曰宋三泉縣今甯羌州也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其北今略陽縣爲漢武都郡沮縣地又北今鞏昌之兩當漢中之鳳縣皆漢武都故道縣地至於漢氐道縣屬隴西郡隴西東南境爲今秦州與漢葭萌縣相去五六百里中隔武都郡何由接壤其水又有嘉陵江水隔之亦不能通入東漢故曰無考且云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當作東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東源在今西縣之西當作西源在今秦州清水縣上邽鎮及西和州之境蔡氏始終不辨宋西縣在今沔縣非漢之西縣爾

辨曰丁晏云班志隴西郡西下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氐道下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下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水經禹貢篇云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今甘肅秦州卽漢隴西地嶓冢在秦州西南是禹貢之嶓冢也東西漢同出嶓冢西漢水出嶓冢之西東漢水出嶓冢之東卽沮水也與氐道漾水合流又稱沔水漢志於氐道下雖不言出嶓冢然氐道西縣俱屬隴西郡相距甚近酈注及山海經郭注皆言嶓冢在武都氐道縣南益山勢綿亘氐道亦得有嶓冢甚明志文互見不重出也東樵沿後魏地志之誤以甯羌州之嶓冢爲東漢水之源不知甯羌州爲漢葭萌縣地水經漾水西源出西縣逕葭萌入漢實爲西漢水所經至東

漢水即沮水並不經甯羌之地其謬甚矣案徵若此說與東

樵說同

嘗思緯書萌於成帝成於哀平逮東京尤熾有非讖者至比諸

非聖無法罪誅死嘗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其撰

禮名樂又不待云當時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桓譚氏而止

耳張衡氏而止耳縱有儒宗賈逵氏摘讖互異三十餘事以難

諸言讖者及條奏帝前仍復附會圖讖以成其說身亦以貴顯

他更可知於此有人焉能料二百載後其學寖微有發使四出

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被糾輒死如隋之代也哉

又料有乞取九經正義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

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駮雜如歐陽氏之請也哉

辨曰緯書不始於哀平金鶚徐養原辨之甚明俞正燮緯書論攷證尤塙緯蓋起於春秋戰國之時漢儒據以解經雖未可盡據要是古義至宋人乃盡反其說且以引用讖緯爲漢儒罪案歐陽請九經正義刪去讖緯許而其說不行如行則並注疏不完漢學不可問矣徵若以爲前於成帝尚未深探其原

鄭夾漈謂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余亦謂今文明則古文如指諸掌其相關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爲千載來儒者聚訟今亦漸次渙釋獨難處則罪人斯得一語以爲知流言出管蔡謂之罪人耶何不立歸公且鴟鴞詩既取我子分明管蔡已陷於死公痛其兄之詞如此上文辟將又作刑居東又作

東征近讀郝氏敬新解云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釋也則
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
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
即管叔也不曰叫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
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蔽叔故取叔必
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為叔請進無以自於王退無以解於兄
管叔所以蕩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沈痛不能伸一臂之力於後
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鴟鴞見豳風然史不稱叔稱罪
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畔朝廷以畔殺罪人非
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
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誚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

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縢然後悟耶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則以流言爲忠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蔽於讒也蓋流言初不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悟流言之即叔也使元宰淹恤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於公居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寃即詩云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之意世儒不達誤謂公以流言得叔嗟乎夫古人立本求謗聞謗動色即非聖人況口舌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邪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己

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聞謗不辨輒自引避處嫌忌而異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緣飾於春秋傳衛祝鮀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成王悔悟迎周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

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詶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也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篇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盛德而擅興師旅甘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閱牆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豈聖人所爲況被謗之初既不忍累兄自白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厚誣公矣乃槪大義滅親援湯武放殺爲解夫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棄之兄雖負弟弟未忍棄兄常棣一歌千古含悽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康誥垂泣而語無逸戒譸張亂殺立政教儆爾由獄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蓋終身未

忘於管叔之死也豈其既殺兄而呻恫至此極乎孟子之書最爲近古陳賈問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有諸孟子曰然陳賈曰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詳言公失於使兄耳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頁以誤使爲過不知誤使猶爲過况其殺之豈但過而已邪故某嘗竊幸公所以得免於殺兄成王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惟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聞謗不早避避不即東管叔之畔何待二年且夕率紂子挺戈西向公於此時欲避不及欲不與於殺叔不得矣惟其聞言即去不利之謗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是以管叔之叛遲至二年之後東方情形悉於居東之久

公在外二公在內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於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穿能權豈尋常思慮可到當世疑公殺兄亦以是耳嘗觀虞舜愛弟周公愛兄同也舜當不有天下而不忍亡弟公當不有冢宰而不忍亡兄其志同也顧舜爲人主力可曲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庇家庭之變舜慘於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幸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世儒又有疑金縢非古者嗟乎不有金縢公之寃不白於後世矣其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傳寫聖人心跡曠世如見日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立言有體紀時紀事可徵可信爲千古尚論公案後人得據此以折服好事之口作史之功於斯爲大世儒不察蔡仲之命爲妄作顧謂金縢

爲可疑某嘗哂千古少讀書人非誣語也

辨曰徵君謂今文明則古文如指諸掌其說郅塙然則今文豈有古於大傳史記者乎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是今文家說以居東二年即是東征罪人斯得即管蔡武庚奄君淮夷之屬自東漢古文說出乃以居東爲避居東都罪人斯得爲周公之屬黨其說按之經文既不可通準之事實又不相合後之袒護古文者曲爲之辨終覺難通若鄭氏之解尤多妄說今舉其說辨之鄭氏曰公初

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謂管叔也案管叔以殷叛見孟子據逸周書大傳史記皆謂已叛今曰將是猶未叛也成王何遽覺而殺之且罪人尚有蔡叔武庚奄淮夷何得獨指管叔鄭氏既欲以罪專歸管叔以便其周公不殺兄之說又先以將叛未叛爲管叔出脫以便其周公不知之說進退無據可謂甚難而實非矣鄭氏又曰世謂公以流言得叔口舌風聞殺兄今明視管叔所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案管叔之罪若祇流言公可不辨而管蔡啟商惎間王室國家危如累卵豈止口舌風聞逸周書云管叔經而卒是公並無殺兄之事蔡叔之罪止於流蔡管叔若在必不手刃欲爲

公辨卽此可據何必變亂事實謂成王疑公黨叔而管叔未叛罪止流言乎郝氏又曰衞祝鮀云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蔡蔡仲是蔡叔之子非管叔之子也管叔誅死無後見史記管蔡世家郝氏詞不別白似蔡仲是管叔之子殊可駭怪郝氏又引湯武放殺無地可避虞舜愛弟周公愛兄以爲公辨案公爲王室懿親大義滅親無地可避正如湯武放殺若象之罪止於殺舜管叔之罪不止流言間公豈可並論郝氏又以東征三年非居東二年罪人已得管叔已死乃黜殷作大誥皆由不攷古義大傳列大誥本在金縢之前史記以東伐作

大誥誅武庚管蔡甯淮夷東土皆在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之候蓋自馬鄭古文說出而金縢今文家說亂僞孔傳則斟酌於古今之間自成一解宋明以後人又各自爲說如郝氏解多沿馬鄭之誤又添出成王疑周公一層成王殺管叔一層愈變愈支去古愈遠今之爲尚書學者亦多爲鄭說所壓不能一準古義陳樸園治今文學猶必以鄭說汨之於郝氏諸何尤

按讀辟爲避太史公書亦然王肅始解作刑辟漢儒當是魏儒也以康誥爲成王書序及傳定四年皆然蔡氏從經文證辨屬之武王良是郝氏必欲易之得毋以出舊爲翻新地耶余嘗愛黃楚望注經於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

以相是非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朱子至謂之汗下將合是二說爲郝氏告焉

辨曰徵君引尹黄二先生之言乃解經要訣也然漢人以書序爲孔子作朱子謂是周秦間人序卽非孔子作亦七十子所傳也若伏生爲尙書家初祖太史公傳伏生今文又從孔安國問古文先儒舊說無舊於此者乃徵君於書序大傳史記皆不信而獨信蔡傳郝氏治經好新奇而此以康誥爲成王不從蔡傳則未誤徵君反以不從蔡爲好新奇是豈書大傳史記皆爲新奇獨蔡爲先儒舊說乎亦豈宋之蔡氏更先於孔子七十子伏生孔安國太史公乎顚倒之見令人不解

又按郝氏自謂金縢之解古所無違者信之余亦謂仁山梓材

之解古所無惜少未盡葢自康誥篇首錯簡四十八字蘇子瞻欲移冠洛誥朱子是之蔡傳從之而仁山則以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與咸勤誥治之事不合不可冠致雒梓材一書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為宅洛之文朱子是之蔡傳又頗不然而仁山則以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正合以康誥敘冠梓材一書但衍王字封字仍曰字耳致雒其所未盡者謂詔誥三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篇是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即此梓材是其敘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

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愚考甲子乃
月之二十一日哉生魄則月之十六日哉生魄在前甲子在後
豈可併於一時又豈可以哉生魄不合而擅刪去之與竊以是
歲三月甲辰朔乙卯周公始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
邑祭告事畢翼日己未望方大興斧斤築版之事侯甸男邦采
衛咸在周公乃作大誥焉後又五日甲子周公以書命庶殷侯
甸男邦伯焉故前敘從詳後敘從畧亦可概見或曰命庶殷侯
甸男邦伯必一句讀與曰然侯甸男邦伯周有九服此居其三
根庶殷言之也侯甸男邦采衛遂有九服之五此本四方言之
也服有廣狹則當時從眾有多寡各任厥事且細玩召誥一書
似專為庶殷一則曰以庶殷攻位再則曰用書命庶殷三則曰

庶殷丕作即下召公旅王若公亦以誥告庶殷爲詞初未闌入他諸侯故雖興役于望日大誥爾邦君亦不見召誥之敘其書法嚴於此仁山謂此庶復見古書之舊余嘉其有大復古之功而少案文切理之實故訂之以俟後之君子云又案蔡傳計金縢書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歲在庚辰後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紀元周公辟居東凡二年罪人斯得秋大熟輒係於此二年中獨仁山以於後二字謂詩當作于二年之後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蓋是書首尾凡七年云

辨曰移易經文宋儒陋習皆可一筆抹摋徵君亦附會其說何耶若秋大熟在周公薨後未知何年秋則尤宋人所未知也

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兩漢諸儒並以爲孔子作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似以序出自孔氏云故當刪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所作尤屬特見

辨曰兩漢諸儒自史公至馬鄭皆謂書序是孔子作即如朱子說以爲周秦間人則亦在秦焚書之前親見百篇書者宋儒何苦排之微君何反以排之爲是書序亦有今古文之分伏生今文已有序見於史記所載今所傳書序出於馬鄭與史記不盡合當爲古文史記所載序皆可信馬鄭書序則間有可疑如君奭篇史記以爲在周公攝政時次當在大誥康

誥閒馬鄭列於無逸篇後乃有召公疑周公貪位之說益失其次若盤庚三篇本是一篇漢石經於篇後空一格可見古經舊式史記載顧命康王之誥之序已分二篇故云伏生傳書二十九篇何待孔安國分之又何獨孔壁古文有序皆攷之未審

呂刑殺始淫爲劓刵椓黥鄭本劓刵椓黥作臏宮劓割頭庶剠又考孔疏云鄭康成註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羈黥人面苗民人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是鄭本又初不異未知顛違何自矛盾辨曰此引鄭注宅嵎鐵柳谷夒賢陽臏宮劓割頭庶剠皆誤據今文爲鄭注云考孔疏鄭本初不異未知顛違何自矛盾此是徵君讀孔疏斷句偶誤非孔氏矛盾也

安國大序一篇冠五十八篇之首者朱子謂其不類西漢人文

章又曰只是魏晉間人所作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余直謂此篇蓋規摹許慎說文解字序而作槪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覈而譌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安可得而辨焉說文解字序曰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卽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前無所爲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

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

辨曰漢志與說文序皆但云古文與篆籀不同並無科斗之說惟鄭君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是鄭謂古文作科斗形卽科斗書僞孔之序蓋本鄭說然說文自序云其稱書孔氏皆古文而說文所列古文並不作科斗形未知鄭說何據說文古文字亦無幾疑卽杜林漆書一卷中字杜傳之賈氏伯賈又傳之許也

自僞孔傳有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

八卦謂之河圖及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之說後說易者皆以河圖說洪範者皆以洛書紛紜膠葛莫可爬剔甚哉其爲經之蠹久矣及讀漢五行志劉歆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乃知孔出於歆向嘗謂魏晉間書多從漢書來者豈無徵哉雖然河圖八卦是也孔註論語有是說矣要未可盡抹煞蓋易繫詞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與書同出伏羲之世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卽如前所云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圖書

且圖書之法亦不過所謂觀鳥獸之文而已遠取諸物而已豈得謂龍馬出伏羲始能畫不然將束手不作易哉至洛書出禹經傳都無其事於洪範尤了不相涉祇緣歆當莽時尙符瑞敢爲矯誣傅會

辨曰徵君於易不信宋人先後天圖自是卓見而並駮劉歆河圖洛書之說則非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明見於繫辭歐陽公不信徵祥乃並謂十翼非孔子作豈可爲訓

又按洪範篇二孔俱不言有錯簡宋蘇子瞻始言之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兩八十七字爲五紀之傳繫於五曰厤數之下逮金仁山參以子王子益定又以無偏無頗至歸其有極爲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敷言至以爲天下王爲皇極傳文共一百字

皆繫於皇建其有極之下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四十
六字繫於五曰考終命下爲五福之傳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
四十八字繫於六曰弱下爲五福六極之總傳讀之頗覺如呂
黎所謂文從字順皇甫湜所謂章妥句適云
辨曰此皆宋人竄易經文之陋習徵君乃稱爲文從字順章
妥句適鄙人不敢附和
又按姚際恆立方亦以經與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笑世人但
知辨僞傳而不知辨僞經未免觸處成礙耳似暗指朱子言余
問何謂也立方曰如辨伊訓傳太甲繼湯而立之非矣則於僞
經王徂桐宮居憂不能通蓋未有太甲服仲壬之喪而處祖墓
旁者辨泰誓上傳武王承襲父年之非矣則於僞經大勳未集

九年大統未集不能通甚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稱九年者蔡沈徒爲曲解不足據故其若俱僞之俱僞之斬御葛藤矣

辨曰經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極是然文王受命改元武王承襲父年皆是古義並非僞傳所刱九年之說出於劉歆本逸周書較大傳史記文王受命七年多二年自當從今文七年爲正即從劉歆之說亦猶勝於文王不改元武王不承父年之臆說也徵君此等處多不辨

又按后紫嵐謂三統厤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在廟獻馘似非武王所以待紂古文未必實予曰參以周書世俘解實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周書云負商王受懸首白旂妻懸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蓋至於此若王制出征執

有罪反以訊馘告牧誓明數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長信使暴虐奸宄非所稱有罪者乎又如戮飛廉於海隅卽截其左耳來以告先而明武功之成聖人動舉磊落光明豈若後世回互者之所爲哉

辨曰徵君知此可無疑於文王改元武王觀兵及周公攝王之事矣

又按禮記曾子問有公館私館之別公館凡二一是公家所造之館卽賈所謂正客館一仍是卿大夫士家爲君所使停舍者卽爲公館聘禮一篇自卿至館賓卽館後有司入陳註云入賓所館之廟揖入及廟門註云舍於大夫廟卿館於大夫註云館者必於廟皆曾子問後所稱之公館非前所稱不得以公彥曲

說爲籍口

辨曰俞正燮云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實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爲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爲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襄公二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孔安國之從祀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實以古文尚書今子旣辨古文尚書經與傳皆屬假託然則安國之從祀亦可得而去乎余曰唯唯否否安國之尚書誠假託然其於經籍之功亦有不

可得而泯者如孝經二十二章傳至梁始亡論語二十一篇何晏時雖不傳而今論語註有所謂孔曰者即安國之辭是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也禮古經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哀帝時欲立學官不果鄭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即安國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安國本也逸禮三十九篇唐初猶傳諸儒曾不以爲意遂燬於兵而吳澄所纂逸經八篇猶安國之逸也是其有功於儀禮不可泯也禮記未詳篇數然漢志亦謂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安國古文出始分析酒誥召誥率多脫簡劉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復完備是即其有功於今文尚書亦

不可泥也

辨曰安國孝經論語注皆僞書説已見前逸禮雖出孔壁未聞安國有校正之功漢志説文敘皆有禮記而非今之戴記盤庚三篇本是一篇康王之誥與顧命伏生未嘗合而爲一説亦見前且其析亦非由安國古文惟酒誥召誥脫簡劉子政以中古文校之則當是孔壁原文藏於秘府者子國傳經之功蓋亦不多而比於杜子春后蒼子國從祀固可無愧

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尚書禮經四部無禮記今云然者亦偶本漢志余又嘗疑漢志魯恭王壞孔子宅一段禮記記字爲衍文或經字之譌因顏注未明故未盡刪去實非屬定論也

辨曰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亦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段懋堂云禮者禮古經也記者謂禮之記也志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也王史氏二十七篇七十子後學者也漢志禮記字或亦當如此解